



相遇是緣分，相知是情分，相愛則是天意。

在英國愛丁堡留學的第二年，我搬到一棟清靜人少的小型學生公寓去住。那是一座米灰色的三層小樓，站在大草地公園旁的道路交叉口上，名叫「芳草園」。第一天搬進公寓的時候，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伊美麗。她真是人如其名，把意大利父親和希臘母親的優點聚集一身，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像探照燈那樣閃閃發光，望向哪裡，那裡就會被照得亮起來。

伊美麗在我搬來之前已經在「芳草園」住了一年，所以她以女主人的身份請我喝茶，並介紹宿舍的規矩和房間的布局。茶未過三巡，我們已經變成老友了。她曾在希臘雅典作過多年的英語教師，講得一口標準和流利的英語。她老練地控制着話題，介紹過「芳草園」和自己之後，話鋒一轉，直接翻開我的「個人檔案」，第一個問題就是年齡。

我記得在中國學英語的時候，老師特別告誡：中國人互相詢問年齡的壞習慣是西方社交禮節中的大忌。我想，伊美麗來自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，又是英語教師，應該不會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犯社交大忌，一定是我聽錯了。

伊美麗看我沒聽明白，又追問了一遍。這次我聽清楚了。我剛報上歲數，她緊接着又問我的屬相。原來，我碰上了一位熟悉「中國社交禮節」的西方老師。我順嘴說：「屬魚。」伊美麗聽後沒吱聲。我心裡暗暗發笑：「老外」就是老外，我都數不清哪些是長毛的，哪些是長鱗的，更何況希臘人。我瞧見伊美麗在桌子底下扳手指頭，正想問她在做什麼，她抬起頭，一對「探照燈」直射過來：「在十二種動物中沒有魚！」看來，她是個「中國通」，我只知如實稟報。伊美麗高興地說她和我同屬一類「動物」。突然間，我們之間再沒有國籍和種族之分了。

伊美麗告訴我，在我搬來「芳草園」之前，這間屋子曾住着一位來自中東的阿拉伯留學生，名叫阿里，是她的男友。伊美麗把她與阿里的合影拿給我看。照片上，阿里儀表堂堂、風度翩翩，雙手半擁着滿臉幸福的伊美麗，只差一襲白色的婚紗，就可以當作結婚照片了。但是阿里完成學業回國以後，便從此杳無音信，撇下伊美麗「冷冷清清人在西廂」，就像元曲裡唱的：「本是結髮的歡娛，倒做了徹骨兒相思。」

伊美麗才貌雙全，「既有大胸、又有大腦」。她獲得「歐洲議會獎學金」來英國深造，再有一年多就可以完成博士論文，可謂青春無敵，前途無量。她的父母早為愛女準備了一塊好宅地，背依三層翠林，面對一湖碧水，只等「關關雎鳴」浮出水面，就可以共築愛巢。如此窈窕「索女」，身邊自然不乏好逑的君子。然而在她身邊衆多的「亞當」先生中獨缺一位情投意合的「恰當」先生。本以為阿里就是「真主」，但是誰料到結果卻是水中望月，有緣分，無情分。

就在伊美麗對愛情心灰意冷的時候，在一次社交晚會上遇到了愛丁堡的中學教師艾倫。從此他成了「芳草園」的常客。每次艾倫探訪伊美麗的時候都帶着一束鮮花。他總是穿戴得整整齊齊，衣服上的每粒鈕扣都扣得牢牢的。在公寓裡見到其他人，他都會寒暄幾句天氣，紳士派頭中帶着幾分大孩子的靦腆。每次他走了之後，伊美麗就要求我們每個人對艾倫發表觀感和評分。其實伊美麗已經心有所屬，但是艾倫對自己的桃花運還缺少點兒信心。

一個周末的下午，我從圖書館回到公寓，一溜進大門就看到伊美麗激動地站在門廳的中央，打扮得像一隻美麗的蝴蝶。原來佳人有約——艾倫終於鼓起勇氣邀請她今晚共赴燭光晚宴。按照

西方人的慣例，這意味着男方將在今晚求婚。當美酒佳釀醉了姑娘的心，花腮染成玫瑰色的時候，男主角單膝下跪，雙手捧上鑽石戒指，在燭影搖紅中宣示愛意，請求女神下嫁給他……喜事臨門怎能不讓伊美麗興奮！

夕陽早已點燃了天邊的紅燭，姑娘的芳心已經熬成了焦心，可是喜劇中的男主角卻還沒有現身。伊美麗一邊望着大門，一邊不斷地看表，一會兒擔心艾倫改變主意，一會兒又懷疑自己的表不準。我們大家陪在她身邊不住地講安慰話。當鐘表的秒針「嘀嗒」一聲指向正點的時候，艾倫踏進了大門。英國人遵守時刻的好習慣真不應該用在這種場合。不知是領帶勒得太緊還是心情太激動，艾倫的呼吸有些急促，看來他比伊美麗還要緊張。

伊美麗此時倒變得很平靜，恢復了原來的自信。她優雅地挽起艾倫的手臂，帶領着他一步、一步地走向門外，好像踏在教堂的紅地毯上。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伊美麗停下來，回過頭甜蜜地笑了笑，向大家說「晚安」，又意味深長地提醒我們晚上不要鎖上宿舍的大門。然而，我們誰也不認為她今晚還會回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吃驚地看見伊美麗坐在廚房裡，像一隻被雨水打濕了翅膀的蝴蝶，靠在桌子旁邊，無精打采地在喝悶茶。未等我發問，她就吐出了苦水。

原來在那個浪漫之夜，艾倫的汽車在一處前不搭村後不着店的地方拋錨。兩個人只好步行去餐館，沒料到途中又遇上英國式的及時雨。艾倫趕緊脫下外衣，雙手撐着為她遮雨。伊美麗踩着細跟高跟鞋，在雨中光滑的小石板路上，一步一滑地跳「踢踏舞」。

當兩隻「落湯雞」精疲力竭地趕到餐館的時候，預訂的熱飯已經變成涼菜和冷面孔，夥計們哪還有時間讓艾倫營造羅曼蒂克，沒讓他們餓肚子就不錯了！浪漫變成了落難。那天晚上，艾倫把伊美麗送回「芳草園」後，回家就病倒了，此後再也沒有與伊美麗聯絡。愛的火花被一場驟雨澆滅了。相愛是天意，既然天公不作美，還能有緣分嗎？

不久，伊美麗要搬走了，要離開這個讓她傷心的「芳草園」。她臨走的那天，我去幫忙搬東西。伊美麗神情索然地坐在空蕩蕩的屋子中央，周圍放着幾件行李和裝雜物的紙盒子。她的一雙大眼睛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，令人覺得屋子都暗了。我瞧見窗戶邊上掛着什麼東西，提醒她別忘記了收拾。但伊美麗說行李箱都裝滿了，這件東西不要了，誰想要，誰就拿走吧。

我走到窗戶前，看清那是一個別致的小花瓶，瓶口上繫着一個紅色的如意結，瓶底下垂着紅色的流蘇，白色的瓶身上有兩個墨黑漂亮的草書：「有緣」。

我問伊美麗何來此物？她說，有一個新加坡留學生以前住在「芳草園」，這是他回國前送的禮物。我又問：「他是不是喜歡你？」伊美麗抬起頭，眼光中閃着驚訝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解釋說，這種瓶子在中國叫作「有緣如意瓶」，是送給情人的信物。她聽後百感交集地長嘆一聲：「為什麼他不講出來啊！」

伊美麗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摘下「有緣如意瓶」，揮了揮流蘇上的灰塵，喃喃地自言自語：「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他的地址？」然後她對我淡淡一笑，輕輕地把小瓷瓶裝進隨身的背包裡。這正是：有緣千里來相見，無緣對面不相識！

伊美麗走了以後，搬進來一個秀氣的德國小伙子，來自剛推倒圍牆的柏林，名叫「戴力」。他像一台熱情的開路機，很快推倒了宿舍裡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圍牆。我們成了好朋友，但幾天以

後，我發覺「戴力」應該是「黛莉」——是一位女同學。她剃了一頭短髮，打扮和舉止完全像個男孩子。她的性格也像男孩子那樣開朗和主動，只要有她在，絕無冷場。又過了兩個月，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好意地指點我：黛莉是個「小生」——女同性戀中的「男角」。

本來我在這裡是唯一的男性，但黛莉的到來，打亂了性別的界線。她的「小生」扮相可不是祝英台的「俏書生」，而是雄赳赳的「鐵姑娘」，甚至走路的姿勢也摹仿「西部牛仔」，一步一晃。宿舍裡的生活秩序雖然表面上運作如常，但是人與人的關係已變得複雜起來。黛莉忽男忽女、忽「直」忽「彎」的身份令人眼花繚亂。我一方面要說服自己的眼睛不要對黛莉有「偏見」，以免男女不分；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鞏固自己的男性角色，避免被黛莉的「男角」以假亂真。

令我尷尬的是，在我知道黛莉是「小生」之前，我曾當面對她說我非常不理解同性戀。她當時微微地笑了笑，像大人聽到小孩子第一次談「性」，然後問我喜不喜歡王爾德？我說當然喜歡，他寫的《快樂王子》膾炙人口。第二天，黛莉特地買了一本王爾德的書送給我。但我只看了幾頁就讀不下去了，因為那些抹角拐彎的話太玄虛、太難理解了。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，王爾德不僅是一位享譽盛名的文學家，而且還是一個身敗名裂的「龍陽君」。黛莉耍了我。

伊美麗搬走以後並沒有忘記「芳草園」的老友記，時常回來看望我們。我們組織娛樂活動的時候也忘不了邀請她。伊美麗因此認識了黛莉這個新朋友。黛莉住的房間正是伊美麗以前的「香閣」，不知道是不是由於這個原因，她們倆好像特別投緣。伊美麗每次來訪的時候，黛莉都會邀請她回那間屋子看一看、坐一坐。伊美麗告訴黛莉，這間屋子擁有全公寓最美的景色，在不同的季節會看到不同的美景。後來，黛莉還在窗框上掛了一枝紅玫瑰。

一年以後，由於妻子和女兒來英國和我團聚，我便離開「芳草園」，搬去已婚學生公寓。不久，「芳草園」的朋友們畢業了，大家匆匆道別，各奔東西。

幾年以後，一位「芳草園」的老友來香港旅遊，從她的口中我才得知，伊美麗對男人徹底失望了，轉而投入黛莉的懷抱，成了她的「女友」，並且搬去柏林與黛莉同居了。我沒有想到，那個對愛情、婚姻和家庭充滿美好憧憬的伊美麗最後找到的竟是這樣一份「孽緣」！

我忽然想起黛莉送給我的王爾德名著，至今還沒有讀過。回到家我找出那本沒有皺褶的書，翻開已經發黃的紙頁，看到王爾德機智、狡黠的笑容。他對我說：「一本書從來不分有道德與不道德，只有寫得好與寫得差之分，僅此而已。」現在我明白了他在影射什麼。難道愛情也能如此嗎？

我很想重訪愛丁堡，回到那個道路交叉口，看看歲月有沒有改變「芳草園」？在那座小樓裡，伊美麗們是不是還在尋找他們的緣分和情分？



方元，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，建築師，建築藝術評論家，香港專欄作家，迄今在兩岸三地的期刊報章上已發表三百六十多篇評論和散文，並出版了《別離情：香港建築十日談》，《一樓兩制：香港建築的機遇和挑戰》，《摩天樓：二十世紀的圖騰》等著作。

不停

一個悶熱非常的晌午，緩緩步出家門，走至樓層大堂，瞥見陽光從柱隙間衝進來，在地板階磚留下一條一條的光痕。本欲如常按鍵後等候升降機，當我微微抬頭，卻見展現層數的顯示屏，以走馬燈的方式不斷出現「暫停使用」字句。惟有沿梯級往下一層，乘搭隔鄰的升降機。

剛剛還身在大廈的高層，俯瞰延綿的馬路，各款車頂往來不絕，行人如細小的螞蟥在移動，此時我已腳踏地上，也許，正被誰人於高處隨意鳥瞰。稍覺步伐較往常沉重，方才升降機的「暫停使用」看似重重地烙在心坎。今早翻閱報紙，一段段新聞報道再次無力地飄浮在腦海，感嘆人們何以能「暫停使用」自己的良知，輕易令他人的呼吸脈搏永遠停頓，熱騰騰的血液不再循環流動。這時候，瞧見前面的男路人忽地停步，忙於以指尖輕掃手提電話的屏幕，幾乎擦身而過的女途人，正沉醉在手上平板電腦的世界。現今，毫不費力即可獲得海量的資訊，未經思考，雙手已敲打鍵盤，「暫停使用」真實身份，以虛擬網名隨便發言。因隱身於網絡厚紗之下，一些網民會「暫停使用」本該擁有的寬容之心，任意拋下無理的狠毒言論。

佇候在車站，各式各樣的車輛呼嘯而過。須臾，徐徐踏上車廂安坐。驟然一把粗厚響亮的男聲撕破寧靜的氛圍，把在電話傾談的私事與乘客慷慨分享。大概是對方喜愛推卸責任，大話連篇，欠債亦不承認，當初好心的幫助，換來反目無情。我淡然望向窗外急速倒退的朦朧景物，車內逐漸歸於平靜。也許，總有人愛「暫停使用」自己的誠信，使謊言在心內繁衍生長，破口而出。

下車後，走了一段路，目睹不遠處有一位老婆婆問路，人們熱心幫助，而沿途聽見小店職員與熟客嗟嘆問暖，笑聲滿載。最後與友人在相約的地點會合，取得急需之物，衷心感謝他的無私協助，暖意在心頭。

夜幕垂下，歸途之時，車輛恍若變得額外輕盈，行走迅速。突然，車身微微一晃，腦袋被搖出了「暫停使用」此畫面。大概，萬物總有暫停的時候，人們「暫停使用」良心，抑或「暫停使用」私心，是種選擇。至少，該當知曉時間流逝是無法挽回，生命亦然。

片刻已回到所住大廈，甫踏進大堂，發現須維修的升降機已重開。站在家門，插進鎖匙，推開大門，慶幸，家中的愛，永不暫停。

三江印象

三江侗族自治縣位於桂湘黔交界處，以悠久的侗家民俗和侗寨風雨橋聞名海內外。百家宴起滿庭芳，坐夜行歌醉月光。侗寨歸來情未了，一橋風雨話三江。

龍脊梯田

騰躍蜿蜒走遠天，斑斕鱗片耀青山。蠻荒哪得蛟龍舞？但見農人下夕煙。歲歲年年開沃土，層層疊疊上雲巔。驀然回首成風景，卻話金秋始祖田。

武隆印象

武隆置縣千五百載，由涪陵武隆而為重慶武隆，不過十七年。現着力打造旅遊之都，似有以山水立市，與桂林一爭「甲天下」的氣勢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少年不識故鄉顏，滿目風光亦枉然。地縫天坑輕跋涉，春枝秋蔓任攀援。躡岩古驛花開處，碧草仙人居散前。踏遍青山回首望，原來好景在心間。

玻璃樹

號稱富饒的土地
長滿鬱結的玻璃樹
一株株玻璃樹
看不到葉摸不到根
拔地而起聳如風障
遮天蔽日掩月闌星
夜夜生光璀璨輝煌
參天巨樹
呼出的不是氧氣
是令地球窒息的碳氣

一株株玻璃樹
吞下偌大空間
吃掉醉人天際
一株株參天巨樹
一幅幅琉璃幻相
阻隔自然蕭聲
封鎖游動心靈
而玻璃背後的暗室
擠滿自我中心的孤影

曾經富饒的土地
種出石屎森林
森林蛻變玻璃雨林
是時代的嬗變
還是自然的消失
映射天空的光影
無蔽脆弱本質
轉徙玻璃樹上
如何遙蕩恣睢

曾偉強

